

香港文學的別樣風景：陳贊一小說對陌生性問題的書寫

王海峰

1983年生於黑龍江，作家、詩人，創意寫作學博士，贛南師範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特聘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寫作學會理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編委，《新媒體產品策劃》一書主編，長期從事創意寫作理論研究與實踐，也對語文教育、兒童出版等有研究興趣。

摘要：陳贊一的小說是觀看 20 世紀 80、90 年代香港社會轉型期底層人生社會性存在的代表性視角。本文以陳贊一小說集《路途上》為核心研究對象，圍繞陳贊一小說中呈現的“陌生性”問題展開研究，借助結構主義社會交換論的視角，系統考察了陳贊一小說中底層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尋找、選擇與體驗問題。陳贊一小說中的陌生性體現在陌生場景、陌生人物和陌生視角三個維度，人物在熟悉社會中的失意與茫然，驅使他們主動或被動地進入陌生性社會。這一過程呈現為“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的行動軌跡，揭示了轉型期香港人通過陌生性對抗現實困境的精神樣貌。本文認為，陳贊一的陌生性書寫不僅是剖析現代香港人精神生活的獨特視角，也為香港文學提供了別樣的敘事風景，具有深刻的人文關懷與時代價值。

關鍵字：陳贊一；陌生性；小說創作；香港文學

1984 年陳贊一創作了小說《路途上》。《路途上》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一個香港青年莫問天赴中國內地旅行的故事。莫問天踏入一個對他而言陌生的社會，在這段陌生的行程中，他接觸到很多陌生的人、景、事與情。其中，小說也多次涉及“尋找”命題，例如“甘努力”“希望找到生命的意義”等。國內一些學者認為，陳贊一的這部小說，是香港的尋根文學代表，意即陳贊一借小說人物莫問天，來尋找香港的中國根。這不失為一個解讀的視角，不過，未免有些偏頗。因為，莫問天在“路途上”所遇見的諸多人，其實都在“尋找”中。而他最終所“絞痛”的是與王倩貞難捨的交往，以及對自己日記簿遺留的遺憾。為什麼莫問天要在一個陌生的社會中“尋找”？他要“尋找”什麼？他自己顯然是不知道的，但是他無疑規劃好了那些天的行程。因此，這種“尋找”並非無所依傍。那麼，他的“尋

找”到底是怎樣的，目的為何，意義何在呢？這是本文論說的起點。

小說中，陳贊一借莫問天之口說：“我這半生不停地漂泊，不知從何處來，不知往何處去，只知不斷的向前走，累了就躺下造一場夢，夢醒就繼續向前走，不知為了什麼，也不知得到什麼，我好像不停地尋找一樣東西，卻不知是什麼？”^[1]這種心境符合青年在人生失意時的特性。而遠離熟悉的環境，奔赴陌生的社會性場域，則可以讓失意人生得到短暫的休整，這是有心理學依據的。陌生性是指陌生所以生成的東西及其原理。陌生不僅意味著新鮮的刺激，也意味著新的希望和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旅行是療癒失意，迎接陌生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問題在於，這種方式的本質也是社會性，只是其特徵顯現為“陌生的社會性”。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彼得·M.布勞（Peter M. Blau）建構的結構主義社會交換論，莫問天的這種社會性行為，在根本上，並非受心理學原則支配的過程，而是依賴於與他人的社會性互動過程。布勞的結構主義交換論，為理解陳贊一小說中的“陌生性”問題提供了更加廣闊且具有本質性的視域。

一、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生何以選擇陌生性社會

在中國傳統觀念裏，“安土重遷”既是人對社會適應的結果，也是人面對社會的基本態度。熟悉社會帶給人的安全感，在心理學上是毋庸置疑的。相對而言，人們對陌生性社會環境的選擇，往往且首先是被迫的。例如，被迫離家出走，被迫揭竿而起。因此，在心理學上，人選擇陌生的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即因為好奇而主動選擇陌生的社會環境。但是，這種好奇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內部的壓迫，例如尋找新大陸，尋找新的配方，很多情況下是基於社會的競爭性而產生的。

不論哪種面對陌生性的動態行為，人在本質上，始終是流動的社會性動物。這種流動性自然就決定了，人不能像植物那樣“安土重遷”，而是“人挪活”“人往高處走”。這種流動性的社會性，背後的根本因由說到底，是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或者反過來講，是美好生活對人的吸引。布勞認為：“社會吸引的過程導致社會交換的過程。”^[2]這裏所謂的社會吸引，放在陳贊一所塑造的小說環境中，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具有陌生性的“潛力社會”。在這個“具有陌生性的潛力社會”

中，人們不論出於被動壓迫或主動尋找的原因，都表現出一種勇於向陌生性社會邁進的精神。這種氣質，也是陳贊一小說看起來具有結構主義交換論色彩的原因。

布勞的結構主義交換論，試圖從社會交換的理論視角，來回答“社會生活如何被組織成由人類交往構成的日益複雜的結構”^[3]。其中，人類交往結構中最簡單的結構是陌生人之間的交往結構，陌生人際結構逐漸發展為熟人之間的交往結構，進而發展為複雜的交往及交換體系。“社會的複雜結構部分地變得制度化起來，這些持續存在的制度成分對共同體生活的其他成分施加了傳統的約束。”^[4]一旦如此，社會結構中的人自然就面臨交換活動主導下的競爭問題。那些在各類競爭中失意的人生，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種新的情愫：尋找新的社會環境，或建立新的社會結構。個中的“新”，就意味著“陌生”。二者一體兩面，驅動著一些人被動或主動尋找。陳贊一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就在這種結構主義社會中感到失意、茫然，進而開始尋找、選擇與奔波。

小說《路途上》寫失意青年的尋找之路，在路途上，莫問天與王倩貞的相遇，似乎讓莫問天找到了自己要尋找的東西。因為，莫問天對王倩貞說：“自從念中學以後，我就沒有好像這次玩得那麼開心了。”“只要有假期我就回來。”“自從父母死後，我就沒有家了，也迫自己不再想家這個東西，因為家實在難得。”“我認為家是感情安居的地方。在那裏我可以得到休息，得到醫治、得到力量、得到愛，在那裏，我也可以付出愛，並且有人願意接受我的愛。”“好，我多留一天。”“不要緊，我可以時常來看你。”除此之外，莫問天還將自己的日記簿給王倩貞看，這樣私隱之物的給予，意味著莫問天已經將自己的心靈向王倩貞敞開了，且充滿了寄寓和憧憬。在這種敞開、寄寓和憧憬的心緒中，莫問天似乎找到了想要之物。

小說《健龍》寫主人公健龍為生計奔波、抉擇、委曲求全的生存故事。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健龍有去陌生環境——內地——工作的選擇權。但是，由於妻子的反對，健龍放棄了對陌生社會環境的嚮往。健龍在生計窘迫之下，為何選擇一種具有陌生性的出路？這與《路途上》的莫問天的選擇似有共通原因：尋找新的生機。小說《選擇》寫主人公倩媚對人生伴侶及其理想生活境遇的選擇故事。故事中的倩媚並非沒有真愛，也並非沒有良心，只是，在比較之下，倩媚選擇了另外一種陌生的生活環境：先是新加坡，再是美國。倩媚面對陌生性所做的選擇無疑是勇敢的，但她也是懦弱的，她意在用對陌生性的勇氣逃避對熟悉的貧窮的勇

氣。這是倩媚尋找人生標的的標準，陌生性也因此成為倩媚維持選擇權，成就理想目標的避風塘。

不論莫問天，還是健龍，抑或倩媚，都對陌生的社會環境，有所期待。雖然他們尋找與選擇陌生社會環境的標準不同，採取的決定不同，但是，他們都在試圖憑藉發現“陌生性”來對抗當下熟悉的生活困境或失意人生。這種選擇顯然帶有某種賭博性質，似乎是一個人窮途末路之時的奮力一搏。而這個“奮力一搏”總歸帶有不確定性：或者從此幸福，或者從此不幸——但再不幸，也勝過當下的不幸。這種心理並非某個人獨有，而是社會、人生轉型期（困難期）的一種普遍心理形態，因此，這種形態對社會建構和發展而言，是結構性的，也是交換性的：用不確定的陌生性，置換某種生活的希望。

二、陳贊一小說中陌生性社會的形態與法則

陳贊一的小說集《路途上》包含五篇小說，分別是《路途上》《健龍》《選擇》《計程》《等待》。五篇小說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了人對陌生性社會的關係問題。例如，前文提及的《路途上》，講莫問天在路途上處理與陌生人的關係問題。從性情上看，莫問天並非不願與人交往，而是期待以一種陌生人的身份和視角進行交往，從而可以保持自己對生活、人生的熱度或敏感度。《健龍》中健龍對陌生性社會的選擇更具被動性，也由於家庭原因，選擇了熟悉的生活環境。不論陳贊一小說中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態度如何，陳贊一的小說始終在這樣三個方面書寫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態度：陌生的場景、陌生的人物和陌生的視角。

首先，陌生的場景意味著陌生性社會具有整體性，人需要將自己拋入陌生性社會中，通過使自己融入那種整體性的方式，來博取個別性的希望。值得深思的是，陳贊一的小說人物，往往都是在困境、失意或茫然中，以一種海德格爾所謂的“被拋”的姿態，面對陌生性社會。莫問天如此，健龍如此，倩媚也如此，只是他們在陌生之路的途中風景千差萬別。而這種陌生性社會的書寫，恰恰與炳毅行人所謂的“風景”相諳。也就是說，陳贊一借助陌生的社會環境這一窗口，書寫了一道失意、困頓或茫然人生的獨特“風景”。陳贊一小說中的陌生社會環境包含但不限於旅行、工作、戀愛場景。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物，通常是某一個集體

（整體）中的底層人物。這些底層人物在一個熟悉的集體中失意，便會被動或主動地尋求另外一個具有陌生性的整體。陌生性在此中是一個人物命運“躍遷”或“轉變”的仲介，但是整體的社會性屬性是不會改變的。這就為小說人物籠罩了一層難以擺脫的命運之影。

其次，陌生的人物意味著陌生性社會的根本性差異。事實上，在陳贊一的小說中，處於掙扎狀態中的底層人物，並非與世隔絕的、拒絕社會交往的畸形人物，而更多是需要傾訴、溝通與交往的正常人。例如，《計程》中的計程車司機胡亮，每日與計程車為伍，失去了很多結交朋友、談戀愛的機會。而偶遇凌晨歸家、似乎擁有同樣寂寞處境的女性蓮達，讓胡亮對生活有了新的期待。雖然蓮達對胡亮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人物，但是這種陌生性恰恰可以成為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情感避風港。與此相似，《路途上》裏莫問天遇到的都是內地的陌生人，這些陌生人都很善良，都有自己的追求，這種與陌生人相遇並交談的契機，也許正是故事中人物的情感交往途徑。在陌生的場景中，遇見陌生的人，彼此進行無功利、無目的的交往，那種時刻也許恰是值得期許的陌生性時刻。但是，布勞提醒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交往一旦走向深入，走向生產和生活的機制內，往往是關涉交換與權力的。因此，當莫問天想要進一步和王倩貞建立戀愛關係時，另外一種“心裏絞痛”便“油然而生”；當胡亮想要向蓮達表白的時候，另外一種選擇（蓮達對她所處的困境所做出的面向陌生性的選擇）便會無情地刺痛胡亮的心。

最後，陌生的視角意味著陌生性社會的思維差異。這一點在《路途上》這篇小說中表現得較為顯著。不論是“甘努力”的想法，還是“糧票”制度，都在思維方式上給予莫問天以衝擊；即便遇到情投意合的王倩貞，他們對中醫的印象和理解，也是頗為不同的。此外還有，《健龍》中健龍、耀華、太太諸人對待去內地的態度也是不同的；《選擇》更是如此，倩媚和素英的選擇截然不同，甚或完全相反。這種差異源於小說中人物視角的差異，也是人在面對陌生性拷問時，思維方式的差異。如果說創新需要一種創新思維，那麼面對陌生性，是否也需要一種陌生化的思維呢？這種思維顯然依據一種個人性與社會性博弈的交換法則：以陌生性對抗現實性。

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那種在現實中表現無助、無力的人物。這些人物在既往的社會場景中，遭受了較多的打擊，以“失敗者”或“失意者”的形象表

現某種相對主義現實性^[5]。將那種相對主義現實性作為陳贊一小說人物生存環境的底色，進一步探討與那種現實性相對的陌生性，是將陳贊一的小說主題場域轉向社會性的關鍵。伊莉莎白·馮·塔登（Elisabeth von Thadden）認為，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彼此越來越難以建立親密感。這種觀點的前提是社會的現實處境，例如單位同事之間，工作多年，也往往難以建立可以無條件信任的親密關係。但是，與此相反，在陌生性社會中，這種信任關係往往建立得比較容易。究其原因，恐怕在於陌生性社會所帶給人的那種“脫縛感”，即擺脫各種潛規則、競爭規則、利益關聯等束縛的感覺。這種無限偏向自由感的“脫縛感”，是陌生性社會給予人的一種心理慰藉。憑藉這種心理慰藉，人仿若投入一種無功利的世界，可以給剛認識一兩天的人看自己的日記簿，可以無壓力地講述自己的陳年舊事。當然，其中，也有布勞所謂的社會性交換活動。在陌生性社會中，作為與陌生人交換的條件，和機制社會約束下的交換條件自然不同。前者更依賴興趣的投入、情感的共鳴或純粹利益的驅動——總之，前者是相對單純的交換活動。這種單純性通常會減輕現代人的精神壓力、情感束縛與道德規約。因此，陌生性社會中的交往活動，在這個意義上，極有可能變成一個人“窮途末路”時的最佳選擇。尤其是人在少年時候，“離家出走”正是一個人踏入陌生性社會的重要現象。這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有表現，例如魯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出逃、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中“我”的探索之路，等等。

總之，陳贊一的《路途上》《一點道理》《死亡死亡》等多部小說集中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呈現了這種面對陌生性社會的態度。這些態度或隱或顯，或明或暗，仿佛給讀者一種無所歸宿的寂寥感，但在那一片廣漠的寂寥中，總又透露著某種希望與自由。不過，正如陌生性社會的交換法則所要求的那樣，一旦人物越過了陌生性的界限（形成生產性社會的那種約束性），往往意味著，人物又重新陷入了競爭、束縛、壓迫境地，乃至周而復始的牢籠。

三、陌生性是探討底層人物社會性存在的方式

陳贊一小說所塑造的底層人物，往往以陌生性的姿態存在於社會之中。小說《何月滿》寫的是陌生人之間的對話；小說《熱線》寫的是 1990 年代初人們借

助電話聊天方式與陌生人溝通的一種情感生活方式；小說《剝皮》更是在社會性存在中探討陌生人之間的某種共情的失落；小說《張教授之死》通過類似羅生門似的敘事方法，展現了人們之間的陌生性關係，等等。陳贊一諸多小說都具有某種陌生性。這是陳贊一探討底層人物社會性存在的一種獨特方式。

“喜新厭舊”是人類常有的情感。一般而言，喜新厭舊情感背後的焦點是類似日常倦怠、審美疲勞之類的生存狀態。在陳贊一小說中，當人物處於社會性存在的低谷或失意時期，人物就會自然而然地呈現一種類似對熟悉的周遭環境“反思”的狀態。這種狀態會讓人突然覺得周遭環境陌生起來。原本熟悉的朋友、親人都會變得陌生。這種陌生通常以排擠、蔑視、譴責、漠視等情感行為，帶給人物以心理上的傷害，讓人物跌入社會性存在的低谷。這時，人難免在心中浮現一種類似赫茲菲爾德所言的“結構性懷舊”情感，認為“曾經滄海難為水”，或者必須通過逃離當下熟悉的環境才能換來內心的寧靜——曾經的熟人社會“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以致自己無法面對。面對這種“社會性死亡”，人必須要做出改變。因此，逃離熟悉的社會環境，進入陌生性社會成為陳贊一書寫底層人物社會性存在的一種獨特方式。而“喜新厭舊”在陳贊一的小說中，成為一種更廣義的情感指涉：因為被動性地被舊的熟悉的社會環境所“厭”，而主動性地選擇“被拋”入“新”的社會環境。這是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所言的“精細情感”之一種。這種“喜新厭舊”並非尋常意義上詞典中所言的意思，而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生存性的情感，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搖擺，在主動與被動之間抉擇，在熟悉和陌生之間轉換的心理生活狀態。

《路途上》中莫問天的這種陌生性存在心理衝突雖然不強烈，但是在他面臨熟悉和陌生之間的社會性情感轉換時，卻表現了異常的痛苦。《熱線》中的衝突表現得相對鮮明。底層人物在熟悉的人面前沒有“共同語言”，轉而在陌生的人面前找到了“知音”。陳贊一對這種陌生性社會情感的書寫，可謂代表了1990年代中人社會性存在的一種普遍心理。

事實上，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物常常面臨兩種“陌生性”。一種是人物原來生活社會的陌生化的情感陌生性，另一種是未來生活社會的現實陌生性。以小說《選擇》為例，倩媚在原本的社會生活中無法找到更多的選擇空間或無法過上她想要的更富有的生活，她便在情感上覺得男友民進所能給她的生活不再是她所希冀的

了，而轉向了將男友民進“陌生化”的道路，對初傑的情感也是如此。而無論去新加坡還是美國，倩媚對這兩個地方及其“結婚對象”的情感也是陌生的，但是由於其心理上的某種熟悉的期待，致使她認為第二種“陌生性”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因此，悲劇就此釀成。在這些小說中，陳贊一始終對這種陌生性保持了一種審視的目光，既非簡單地否定，也非一味地肯定。在《選擇》中，陳贊一否定了這種因物質而轉向的陌生性，在《健龍》中，陳贊一又似乎對那種否定表達了一種猶豫、遲疑和懷疑的態度，而在《路途上》中，陳贊一對基於情感的陌生性社會存在可能，則做出了一種近似肯定的回答。陳贊一對陌生性的處理是審慎和辯證的。尤其對小說創作而言，陳贊一意識到人物自身性格、所在環境、所有追求等屬性與社會性存在之間的辯證關係。在其中，陌生性建立了多種多樣的連接，因此也便有了豐富多彩的陌生性社會結構。

對陌生性社會的認知，是一個人區別自身認知差異的一種方式。卡爾·榮格在《尋找現代人的靈魂》中認為：“如果一個人把自己變成不一樣的，異質的‘另一個我’，並讓早先的那個自我消失在過去，那麼，在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切合實際的過程。從佈道時所說的要拋棄以前的亞當到原始民族的再生儀式，所有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把人改造成一個嶄新的，活在未來的人，並讓舊有的生活形式逐漸消失。”^[6]如榮格所言，人的社會性存在實際上是在自我認知差異的意義上改造自己，讓自己在社會性中學會如何“拋棄”和“再生”。歸根到底，陳贊一小說中書寫的人對陌生性的諸種尋找、選擇、等待、籌畫與奔波，都是作為個體的人希求更好生活的存在方式。

四、陳贊一小說書寫陌生性的意義指向

在我此前論述陳贊一《死亡死亡》《一點道理》兩部小說集時，提到了其中的相對主義現實性問題，認為：所謂相對主義現實性，是指陳贊一微型小說中所敘述的現實世界與現實邏輯，建立在相對主義觀念之上；這種相對主義充滿人文色彩，是一種人文主義視域下的相對主義。那麼，在陌生性視域下，陳贊一的小說敘事也呈現了一種相對意義上的陌生性。尤其在理解現代社會中香港人靈魂中的陌生性問題上，陳贊一的小說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入口。甚至，可以做出這樣

的判斷：陳贊一小說是剖析現代香港人精神生活中陌生性問題的利器。我說過，陳贊一的微型小說創作高峰期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初，這是一個指向新千年的時間段，中國香港的發展態勢迅猛，人文精神在高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中遇到諸多壁壘與危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回望陳贊一的小說創作，其實是 1990 年代中國香港人文精神危機的觀察與反思。這是陳贊一小說陌生性書寫的獨特意義所在。

小說集《路途上》所收錄的五篇小說，均在這個意義上書寫現代香港人的精神樣貌。在這種精神樣貌中，陌生性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字。小說《路途上》裏，除去莫問天，其他旅途中人也在不同層面與視角上，到陌生的社會環境中探尋人生的意義。有學者認為，陳贊一《路途上》這篇小說的主題是“尋找”，即“尋找家，尋找愛，尋找生命的意義，尋找生命的真諦”^[7]。因此，《路途上》被歸為香港“尋根小說”。不過，從社會生活的交往視角看，這種“尋找”只是人類社會性存在的一種表徵。人因何尋找，目的為何？這才是與“尋找”這一表徵密切相關的根本性問題。熟悉的社會不能給予人生以足夠的慰藉和生存發展之可能，那麼人生對陌生性社會便產生了想往之情，而“尋找”只是這種想往之情付諸行動的第一步。在小說集《路途上》裏，小說《路途上》的人物行動題是“尋找”，《健龍》的人物行動題是“謀生”或“奔波”，《選擇》的人物行動主題是“選擇”，《計程》的人物行動題是“偶遇”或“計畫”，《等待》的人物行動題是“等待”。這些小說的人物行動題不僅體現在陳贊一對小說题目的斟酌上，而且體現在小說中人物行動的特徵與題旨上。小說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尋求在行動主題上經歷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不同階段。五個階段均指向同一主題：轉型期的人生邁向陌生性社會的可能性。

這個“轉型期”在陳贊一的小說中，表現和具象化為一個個具體的人，但是我們將他們看作一個社會的千姿百態、林林總總，那麼這個“轉型期”就意味著一個具有整體性特徵的社會性存在階段及其現象了。在這個意義上，“轉型期”社會性存在之諸種人生的書寫，就具有了普遍性。陳贊一書寫以香港為核心的轉型期的諸種人生，意味著香港現代人邁向陌生性社會存在諸多可能。

《健龍》中的人生在是否去內地打工中遲疑、猶豫；《選擇》中的人生在留港與出國的選擇裏浮沉、起落。即便在《等待》這樣比較內省主題的作品中，陌生

的疾病帶給原本熟識的人生以陌生性。那種陌生性恰恰可以在漫長的等待中讓董遙感受到生命的內在感覺、情緒、意義、價值。小說寫道：“幾年來，他第一次不想上班。”“他記起去年母親入醫院手術時，他因公司的工作很忙碌，很少去探望她”“不，不是公事，我只想跟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到公園去玩一兩天而已。”^[8]等等，諸多敘述可見陳贊一對小說主題的指向：在等待中可見人生心性，可觀人生意義與現實真正情形。無病痛時，董遙對身邊親人的情感原本是熟視無睹的陌生，在有病痛後，董遙對身邊親人的情感才因那種陌生性而被感動。如果說小說集《路途上》的其他作品書寫的是人物與陌生人、陌生生活環境的關係，那麼《等待》書寫的則是人物與最熟悉的親人之間的陌生性問題。小說《等待》中，人物在等待中的諸多陣痛，是人物成長的動力，那麼，在陳贊一的小說集《路途上》裏，人物在“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的過程中，也經歷了諸多成長的陣痛，這些陣痛也是人物邁向更好的社會性存在的動力，也是人物之所以能夠勇於邁向陌生性社會的因由。

結語

陳贊一小說創作的高峰期集中在 1990 年代，這個年代是香港歷史的轉型期。不論接連不斷的 global 金融危機，還是香港回歸前後政治、社會變遷帶給香港人的諸多影響，都深刻地標示著香港社會、經濟、政治轉型期不可避免地面臨許多未知與陌生的挑戰和機遇。經歷過 1980 年代香港與內地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隔膜的陈贊一，在 1990 年代的創作中表現出非凡洞察力：以一種具身性的方式書寫香港人對陌生性社會、陌生性存在的諸多過程。這種“具身性”恰恰體現在小說《路途上》的第一人稱敘事上。因此，《路途上》這篇小說是陳贊一書寫陌生性的代表作，作為小說集的《路途上》則是陳贊一探討陌生性問題的代表性作品集。需要說明的是，小說集《路途上》與陳贊一的其他小說作品集（如《小丑》《死亡死亡》《一點道理》等）不同，這部小說集更具宏闊的社會視野，圍繞陌生性問題展開了帶有具身性的深入探討。而陳贊一的《小丑》《死亡死亡》《一點道理》等小說集，則更多指向人生的諸種現實性問題。這種現實性問題，我已在《相對主義現實性：陳贊一微型小說的鏡像隱喻敘事》一文中論明。

縱觀陳贊一的小說集《路途上》，它以書寫陌生性問題為旨歸，在 20 世紀 80、90 年代香港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中，呈現了一種富有具身性色彩的敘事話語，並試圖建構一個以“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為過程性線索的人物行動軌跡，為香港文學乃至中國文學提供了一種基於“陌生性”的別樣的敘事風景。

[1] 陳贊一：《路途上》，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1 頁。

[2] 彼得·M.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 2012 年版，第 61 頁。

[3] 彼得·M.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 2012 年版，第 504 頁。

[4] 彼得·M.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 2012 年版，第 405 頁。

[5] 王海峰：《相對主義現實性：陳贊一微型小說的鏡像隱喻敘事》，

<https://www.hkmsrc.org/wp-content/uploads/2025/12/%E7%8E%8B%E6%B5%B7%E5%B3%B0%E7%BC%9A%E3%80%8A%E7%9B%B8%E5%B0%8D%E4%B8%BB%E7%BE%A9%E7%8F%BE%E5%AF%A6%E6%80%A7%E7%BC%9A%E9%99%B3%E8%B4%8A%E4%B8%80%E5%BE%AE%E5%9E%8B%E5%B0%8F%E8%AA%AA%E7%9A%84%E9%8F%A1%E5%83%8F%E9%9A%B1%E5%96%BB%E6%95%98%E4%BA%8B%E3%80%8B.pdf>，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香港微型小說教育及研究中心網站，2026 年 2 月 6 日引用。

[6] 卡爾·榮格：《尋找靈魂的現代人》，方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7-98 頁。

[7] 孫新運：《尋找——陳贊一小說《路途上》的主題分析》，https://www.hkmsrc.org/wp-content/uploads/2025/12/%E5%AD%AB%E6%96%B0%E9%81%8B_%E5%AF%BB%E6%89%BE%E2%80%94%E2%80%94%E9%99%88%E8%B5%9E%E4%B8%80%E5%B0%8F%E8%AF%B4%E3%80%8A%E8%B7%AF%E9%80%94%E4%B8%8A%E3%80%8B%E7%9A%84%E4%B8%BB%E9%A2%98%E5%88%86%E6%9E%90.pdf，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香港微型小說教育及研究中心網站，2026 年 2 月 18 日引用。

[8] 陳贊一：《路途上》，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88 頁、第 92 頁、第 93 頁。